

扬州市职业大学

毕业论文

题目:《项羽本纪》与《伊利亚特》中战神形象初探

学 院: 人文学院

专 业: 文 秘

班 级: 13 级 2 班

姓 名: 张宗茹

学 号: 131601229

指导教师: 马越

完成时间: 2016 年 5 月

摘 要

《项羽本纪》取自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伊利亚特》来自被誉为“希腊人由野蛮时代带入文明时代的主要遗产”的《荷马史诗》。两部鸿篇巨著都是人类古代文学史上的宝贵财富，对后世的文学创作影响深远。项羽和阿基琉斯作为这两部巨作的代表人物，皆为带有鲜明特征的战神。二者的精神内涵和行为模式恰恰是各自文化孕育的产物，具有极强的可比性。本文采取文本分析的方式，在中西方文化背景下，分析他们的性情特质与悲剧命运，对比他们的价值观与命运观，剖析他们的独特社会意义，由此发现中西方文化中“集体与个人”的观念差异，为当代比较文学研究提供新方向。

关键词：战神；比较文学；文化差异

目 录

摘要	I
一、同中见异的中西战神性情比较.....	1
(一) 解读战神之勇：使命感与抱负心.....	1
(二) 解构战神之真：无城府与易无常.....	2
(三) 解说战神之义：慷慨气与感性心.....	3
(四) 解密战神之情：保护欲与占有欲.....	4
二、殊途同归的中西战神悲剧分析.....	4
(一) 中西方战神价值观比较.....	4
(二) 中西方战神命运观比较.....	5
三、异曲同工的中西战神演变梳理.....	6
(一) 中方战神形象演变进程.....	6
(二) 西方战神形象演变历程.....	7
结语	7
参考文献	11
致谢	11

《项羽本纪》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中的第七卷，作者司马迁通过描叙秦末时期波澜起伏的农民起义与悲壮宏阔的楚汉相争，记录了西楚霸王辉煌且悲壮的一生。

《项羽本纪》的前篇是一统六国传万世千秋的秦始皇，后篇是一无所有至坐拥天下的高汉祖。项羽虽未称帝，却被司马迁被归入“本纪”里。不同于秦始皇和汉高祖的帝王重冠，项羽凭借是他自身的热血征途，以战神之姿屹立在史书中，成为后世学者屡次研究的热点对象。《伊利亚特》来自“古希腊长篇史诗”《荷马史诗》的上篇，对研究西方早期社会有着重要的价值，是欧洲文学起点的楷模。该作品围绕对人神结合的英雄阿基琉斯的“两次愤怒”叙述希腊人远征特洛伊城的故事，释放了人性之美。

这两部中西方战争经典之作，历经数百年，其沉淀的英雄之气仍旧闪烁着无限辉煌的光芒，不因历史长河的沉浸而褪色。两位主人公塑造的战神形象正是这股英雄之气的核心，而中西方文化的差异造成了两位战神形象同中有异。

中方“战神”一词开始于人类历史进程中，指的是一些古代历史或神话故事中掌管军事战争的英雄人物，如中国神话中的蚩尤、二郎神。^①但随着历史的推进，文化观念的发展演变，人们逐渐从神话色彩脱离出来。何谓战神？第一要义便是能战，从勇冠三军到战无不胜。第二要求，则是“神”。孙子兵法有云：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②楚汉相争，西楚霸王项羽，堪称战神。

西方“战神”一词在古希腊文化中指代神话故事中宙斯之子“阿瑞斯”，为奥林匹斯神系中十二主神之一，他的形象主要源于荷马在《伊利亚特》中阿基琉斯的人物原型。从文学作品先后出现顺序来看，阿基琉斯堪为古希腊战神鼻祖。在史诗中，阿基琉斯在整个特洛伊战场中起着中流砥柱的作用，是荷马笔下举足轻重的一位英雄。在他身上集中体现了氏族集体所要求的英勇品质，在荣誉至上信念追逐下，荷马塑造了其凶狠残忍又兼具善良仁慈，固执易怒却不失单纯率真，自私与荣誉感交加的复杂英雄形象特征。阿基琉斯是自由的个人主义英雄，其“自由”的人本主义色彩也正是西方战神别于中方战神的重大特质之一。

两部作品皆塑造了经典的人物形象，并浓墨重彩地彰显了英雄主义精神，为我们展现了中西方两位杰出的“战神”形象。中方战神由神到人，品性上趋向完美，并以集体荣誉为重；而西方战神人神结合，更具有人性色彩。本文不打算全面叙述战神（英雄）崇拜的起源与后续发展，毕竟中西方文化源远流长，区区几千字未能窥其万一，唯有选取经典人物，采取文本分析的方式，分析他们的性情特质与悲剧命运，对比他们的价值观与命运观，剖析他们的独特社会意义，希望能对解读双方文化与新时期文学有着一定意义。

一、同中见异的中西战神性情比较

作为光照万世的英雄形象，诞生于“史圣”司马迁之手的项羽与游走在“史诗之父”荷马笔下的阿基琉斯，突破时空的限制，激撞出强大共鸣——战神。

若将两位中西战神的性情加以比较，便会发现他们看似相同的性格下存在着很大差异。

（一）解读战神之勇：使命感与抱负心

^① “战神” 百度百科词条。

^② （春秋）孙武，《孙子兵法》，中国画报出版社 2003 年，第 130 页。

作为中西方的两大民族的战神，项羽和阿基琉斯在战场上的杀伐决断体现的神勇一直以来为世人所敬仰。

据《项羽本纪》开篇载：“其季父项梁，梁父即楚将项燕，为秦将王翦所戮者也^③。”由此，交代项羽生为将门虎子的身份，与秦有不共戴天之仇，在复仇的强大动力驱使下更是铸就了项羽所向披靡的奋勇。巨鹿之战，项羽“引兵渡河，皆沉船，破釜，烧庐舍，持三日粮，以示士卒必死，无一还心”^④，决胜之心使其一往直前，是谓孤勇。战后，“项羽召见诸侯将，入辕门，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⑤。霸王之气震慑众人，是谓英勇。在长达八年的时间里，项羽身经百战却无一战败，不得不叹之神勇。

同样，阿耳戈英雄裴琉斯和海洋女神忒提斯之子阿基琉斯因其人神结合的血统，出生时受冥河水的庇护，铸就了他的“捷足先登”与“横扫千军的壮勇”。战场上更是激流勇进，用“粗重的长矛”将特洛伊人“杀得魂飞胆颤”，甚至战胜河神。最惊心动魄的一幕是与特洛伊方最骁勇的战将赫克托尔王子的对阵，阿基琉斯“像一只搏击长空的雄鹰，穿出浓厚的乌云，对着平原俯冲，逮着一只哆嗦发抖的野兔”^⑥，使赫克托耳未经几合便亡命在阿基琉斯的战矛之下，尤见其英勇不凡。

在中西方文化的差异，这“勇”字性情之下的他们又是不同的。战场铸就了战神，而出战的动机造就了他们同一形象的不同色彩。

在《项羽本纪》中，秦国暴政不得人心，民不聊生。项羽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从一大波农民起义中涌现出的英雄战神，他背负着复兴楚世的宏图，身后江东父老一呼万应。文本体现的战争动因是为正义而战，项羽主导的战争是政治的继续，符合浩荡的历史轨迹。

而《伊利亚特》中这场长达十年的战争是由“一只金苹果”引起，是众神的一场人间游戏，仅出于对“美”的捍卫。阿基琉斯入伍出战，尊崇的是荣誉至上的信仰，为的是实现个人抱负。

中西方在“战争”立场上的不同，更是为中方的战神项羽镀上了一层“超神”色彩，在形象塑造上更为完美。反之，西方为美而战，具有世俗人本主义色彩。对于阿基琉斯这一人神结合的英雄在后世的评价中，正如黑格尔所说，“这是一个人！高贵的人格的多方面性在这个人身上显出了它的全部丰富性”。^⑦反观项羽，虽是肉体凡胎，却令司马迁有“舜目盖重瞳子，又闻项羽亦重瞳子。羽岂其蒙裔邪？”^⑧之感。

（二）解构战神之真：无城府与易无常

既是英雄战神，皆是至情至性之人，其中性情之真自不待言。

想当日，秦始皇出游会稽，城墙之上，谁家少年一句“彼可取而代之”，傲视群雄，较之刘邦的口是心非的“勿狂言，族矣！”，是何等的率真，其胸不见半点城府。司马迁在《项羽本纪》中曾多次着笔了项羽之怒，函谷关口，项羽闻“沛公已破咸阳”则“大怒，使当阳君击关”；鸿门宴里，闻“沛公欲王关中”，又“大怒”要“旦日飨士卒，为击破沛

^③司马迁，《史记·本纪》，中国纺织出版社2014年版，第150页。

^④司马迁，《史记·本纪》，中国纺织出版社2014年版，第158页。

^⑤司马迁，《史记·本纪》，中国纺织出版社2014年版，第158页。

^⑥荷马，《伊利亚特》，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年版，第470页。

^⑦黑格尔，《历史哲学》，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

^⑧司马迁，《史记·本纪》，中国纺织出版社2014年版，第185页。

公军”；^⑨楚汉相争时，汉王数之，他更“怒，欲一战”。其易怒，何尝不是性情本真的流露，未见半点遮掩，绝无心机可言。项王侠骨之处犹见柔情，四面楚歌里，“项王泣数行下”，引得“左右皆泣”。项羽此身一往无前，快意恩仇任平生，英雄正真。

《伊利亚特》重点围绕了阿基琉斯的两次愤怒，其一因阿伽门农夺走了他的战利品，意气退战，遂弃盟军生死于不顾。其二因挚友帕特罗克洛斯被赫克托耳而杀，悲愤重返，杀就敌军死伤无数。战场上驰骋一方虐杀赫克托耳的是他，不顾对手生前哀嚎在战车辱尸的是他。当赫克托耳的父亲普里阿摩斯哀求领回儿子尸体，一番诉说后，“催发了哭念付清的激情”^⑩也是阿基琉斯。这样的阿基琉斯眼里没有大局，没有隐忍，暴怒与悲悯集于一身，所作所为皆因随性所致。

两位战神虽体现了英雄本真，与项羽不同的是阿基琉斯的“真”更多的是体现在他的善变与易无常上，而项羽的真性情是他没有城府的表现。阿基琉斯心中没有集体，在明知自己主宰了整个战场的情况可以负气奔走，不受任何拘束。项羽背负灭秦复初的沉重抱负，其为人自信不屑于工于心计，至情至性，却无法真正突破束缚，做到如阿基琉斯般任性。归根究底，仍然在于西方的人本主义色彩将人性的弱点更多地赋予阿基琉斯。

（三） 解说战神之义：慷慨气与感性心

两位战神性情中“义”的要素在两部作品同样闪烁着耀眼的光芒，令人动容。

在《项羽本纪》中，项羽对刘邦处处留情可谓一大亮点。鸿门宴中，樊哙带剑拥盾入军门，是谓不尊。而项羽称其为“壮士！”并以“赐之卮酒”待之。此番“反常”正是出于对樊哙义举的赞赏。项羽对敌军之残忍众所周知，曾几度屠城。这样的冷酷无情的战神，若不是念及旧情，若不是受儒家仁义观影响自觉鸿门设宴杀人有失正义，怎么能让刘邦安然无事出走？乌江渡口不前，命在旦夕时刻，乃谓亭长曰：“吾知公长者。吾骑此马五岁，所当无敌，尝一日行千里，不忍杀之，以赐公。”^⑪见故人汉骑司马吕马童，乃曰：“吾闻汉购我头千金，邑万户，吾为若德。”^⑫项羽以项上首级为馈赠与故人，此等慷慨义气，举世无双。

古希腊人在尚美同时也将“义”放在了很高的位置。在阿基琉斯的第二次愤怒中，他的挚友帕特罗克洛斯丧命战场，他放下了对阿伽门农的成见，身披战甲重返战场。在母亲的泪目中，在已知的命运里一一丧生战场，他坚毅地做出了回答：“那就让我马上死去，既然伴友被杀之时，没有出力帮忙！”^⑬亲自手刃敌人，战车辱尸发泄自己的愤怒后，阿基琉斯仍在深夜“哀声哭泣，怀念心爱的伴友，所向披靡的睡眠此时却难以使他就范”。^⑭

同样是“义”，项羽身上彰显的是慷慨，是世人所歌颂的无畏，纵然是到临死那一刻也要展现其内心知耻重义的一幕。而这位神之子阿基琉斯却毫无防备流露出了人性的弱点——感性。

^⑨司马迁，《史记·本纪》，中国纺织出版社2014年版，178页。

^⑩荷马，《伊利亚特》，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年版，第524页。

^⑪司马迁，《史记·本纪》，中国纺织出版社2014年版，第184页。

^⑫司马迁，《史记·本纪》，中国纺织出版社2014年版，第184页。

^⑬荷马，《伊利亚特》，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年版，第390页。

^⑭荷马，《伊利亚特》，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年版，第507页。

(四) 解密战神之情：保护欲与占有欲

在中西方的战争史诗中的女性形象很少被人关注，但我们必须要承认战神的世界里不仅有义气，还有多情，正因为这些幕后美人的推波助澜使得其形象更具情感色彩，使之更为饱满。

《项羽本纪》中对项羽的感情点笔甚少，而虞姬的存在无疑是解读项羽整个儿女情长的线索。文本中对这位战神背后女人虞姬的描写不过寥寥一句，还是借项羽之口，那便是在《垓下歌》中的绝命辞“虞兮虞兮奈若何”。可见项羽的多情，多表现在对虞姬的保护欲上。生死攸关处，十面埋伏时，这位战场上金戈铁马一生的战神惦记的不是自己的江山何处，不是自己的性命何归，而是自己的爱妾“奈若何”。若非霸王深情，怎有后来“霸王别姬”的千古绝唱。项羽待虞姬可谓一往情深，虞姬对霸王也是难能的不离不弃，后有“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⑮与之相和。

相比项羽虞姬爱情故事的缠绵悱恻，古希腊战神阿基琉斯在《伊利亚特》中的感情较之显得单薄得多。在古希腊这个以争夺荣誉为中央的舞台上，女性作为战利品是男人荣誉的象征。例外如布里塞伊斯，阿基琉斯承认“他从心里的喜爱”，这仅表达了英雄对美的追求。阿伽门农夺取布里塞伊斯引发了阿基琉斯的第一次愤怒，这绝非出自爱情，更多的是因为尊严得到了挑战。布里塞伊斯被夺取后，他仍可以“身边躺着一个女人，得之于莱斯波斯的战礼”^⑯。可见，阿基琉斯的感情是出于占有欲与荣誉感作祟，其本质仍是建立在实现自己个人价值上，归之于人性释放。

二、殊途同归的中西战神悲剧分析

回首两位战神波澜壮阔的短暂一生，不禁令人扼腕叹息。前者是乌江东渡可再起，生死攸关，哀其仰首挑剑自刎。后者是捷足先登应得胜，千钧一发，叹其脚踵中箭而亡。二人虽在悲剧缘由上有很大的差异，却也应一句“殊途同归”，两人的悲剧何尝不是中西方价值观与命运观的激撞。

(一) 中西方战神价值观比较

读罢《项羽本纪》不禁问项羽一生所求为何？若为江山，鸿门设宴处默许放虎归山，四面楚歌时难弃宝马美人。若求美人，巨鹿之战一心破釜沉舟，垓下之围执意决一死战。这样至情至性的形象跃然纸上，后人诗云：“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生当为人杰，死亦为鬼雄。”^⑰这是后世对项羽至情至性、光明磊落、知耻重义价值观的充分肯定。

二十四岁的项羽“长八尺余，力能扛鼎，才气过人，虽吴中子弟皆已惮籍矣”。在整个攻秦战争中“起兵至今八岁矣，身七十馀战，所当者破，所击者服，未尝败北，遂霸有天下”^⑱，仰仗的是他冲天的豪气和盖世的力量。楚汉争霸，在广武楚军与汉军对决时，项羽对刘邦说到：“天下匈匈数岁者，徒以吾两人耳，愿与汉王挑战决雌雄，毋徒苦天下

^⑮ 《和垓下歌》，相传是虞姬和霸王项羽《垓下歌》而作的诗歌。

^⑯ 荷马，《伊利亚特》，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年版，第195页。

^⑰ (宋)李清照，《夏日绝句》。

^⑱ 司马迁，《史记 本纪》，中国纺织出版社2014年版，第182页。

之民父子为也。”¹⁹可见，项羽所求的是一往无前的坦荡，求的是光明磊落，对自己个人力量的充分自信让他不屑于任何阴谋诡计。

在项羽的价值观中，我们还可以看到道德仁义及极度自尊对其的束缚。项羽他不愿在鸿门宴上借机杀死刘邦，因先前与诸侯将领有约“先破秦入咸阳者王之”，不愿背信弃义却赔上了自己的性命。乌江渡口前的慷慨自刎，“吾为若德”，死于自手，以项上首级赠故人。与其说乌江自刎成了项羽的尊严与仁义美名，不如说是他尊严和仁义让他踏上了乌江自刎的不归路。

回到西方，荷马史诗中的凡人崇尚的至善，不是对良知的安宁而是对荣誉的渴望，即赢得公众的敬重。²⁰古希腊人好战并以此为荣，战场上的杀伐决断，不受任何道德规范与仁义束缚。在他们眼里，最强大的道德力量是公众意见的向背，正是这样的熏陶，阿基琉斯的价值观就显得简单利落得多——荣誉至上。《伊利亚特》中，荣誉与性命的抉择的神谕前，阿基琉斯毅然决然踏上战场，与特洛伊人作战，建立自己的丰功伟业。他也曾想卸甲归乡，母亲的眼泪和呼唤让他一次次为之动容，只是对“光荣名声会传扬遐迩如黎明远照”的狂热让他甘心为之付出生命的代价。在他的意识里，荣耀是比生命更加不朽的存在——荣耀和名声代表着“神圣的自我”，是对尊严和自我意义的寻求。²¹

同时，阿基琉斯的英雄壮举是基于个人主义价值观上。当阿伽门农抢走他的女奴时，他便怒道：“我不想忍气吞声，待在这里，为你积聚财富，增添库存”²²，而后负气离战。可见，阿基琉斯爱国无疑，但在国家利益前面摆在第一位的始终是自己。在他心中，维护自己荣誉和尊严永居首要地位。

（二）中西方战神命运观比较

项羽信命否？《项羽本纪》中对其自身命运观的点笔也不过是寥寥四字，垓下之围无可奈何的一句悲叹“天之亡我”。项羽一生坚信事在人为，但他的自负孤傲让他宁愿归咎于“天命”也不愿意承认自己的失败。因为不惧天命，才敢在秦王出游口出“可取而代之”的豪言，才有巨鹿之战“破釜沉舟”视死如归的豪情，才能在彭城之战创下以三万楚军对刘邦联军五十六万大胜而归的传奇。这样一个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孤胆战神之败，众说纷纭。他的对手如是说“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²³，正确指出项羽不能用人。后人司马迁又有言“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²⁴这无疑向我们传达了一个观点——谋事在人。哪来什么命运使然，这位一意孤行多次抢占先机的战神终究没能敌过玩弄权术的刘邦，可谓不得人和。

古希腊战神阿基琉斯又为我们传达另一种命运观——命运主宰一切。《伊利亚特》中阿基琉斯多次提及命运，一出生就被神谕注定。其母忒提斯爱子心切将他浸在冥河之中欲塑造金刚不死之躯，企图逆天而为——更改阿基琉斯战死沙场的命运。但在这过程中，被丈夫发现打断，便有了后来“阿基琉斯之踵”这一致命弱点，为阿基琉斯脚踵中箭而亡的

¹⁹司马迁，《史记·本纪》，中国纺织出版社2014年版，第178页。

²⁰刘小枫，陈少明主编，《荷马史诗的道德本质》，华夏出版社2010年，第112页。

²¹程志敏，《神一样的种类》，《新周刊》第442期。

²²荷马，《伊利亚特》，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年版，第195页。

²³司马迁，《史记·本纪》，中国纺织出版社2014年版，第217页。

²⁴司马迁，《史记·本纪》，中国纺织出版社2014年版，第185页。

结局埋下伏笔。阿基琉斯对自己的即死的命运同样深信不疑，在再次踏上战场的时，对告诫他不要出战的神马说：“克珊托斯，你预言我死？这无需你牵挂！我自己清楚知道我注定要死在这里。”²⁵当手刃自己的敌人赫克托耳时，他涌现的不是胜利的喜悦，而是对已知命运的坦荡，并在赫克托耳耳边嚷道：“你死了！至于我将接受我的死亡，在宙斯和列位神祇愿意把它付诸实现的任何时光。”²⁶大丈夫死则死耳，何惧之。这个主宰整个特洛伊战场，宛如神祇般男人，始终坚信着命运不可抗拒。

无论是项羽还是阿基琉斯，他们所代表的价值观和命运观深受孕育自身文化的影响，同时他们也是作家精神的产物。《史记》成书于公元前1世纪，正迎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大一统时期，儒家思想给了司马迁很大的指导。司马迁对“命运”的思考是多元化的，甚至可以说是矛盾的。他既有天命之论的非科学色彩，又对传统的天命观持怀疑甚至否定态度，提出了重人事，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两相比较，荷马对命运的思考显得更单纯。《伊利亚特》成书于荷马时代公元前11世纪，古希腊处于奴隶社会阶段，文明初步发展，神明信仰普遍，对命运的探讨也停在较浅显的阶段。在荷马的笔下，阿基琉斯面对已知命运前毫无畏惧，只是痛快地释放着人性的欲望和激情。希腊作家希罗多德在《历史》中这样描述：“一方面，凡人的命运受制于一股外在的力量；另一方面，凡人却是能够感悟并认识到命运的本质，即世事无常、物极必反。”依循这样的命运反思，荷马的阿基琉斯在命运来临前的任性所为，恰恰是代表了古希腊人对人的能力及自由意志认识的萌芽。

三、 异曲同工的中西战神演变梳理

我们不得不承认英雄之所以为英雄是他们身上那种超越普通人的不怕困难、创造生活的信念和奋斗精神，让人们从中汲取到精神和力量。战神作为神化的英雄，其爆发的精神与力量更令人备受鼓舞。但随着科技与文明的进步，冷兵器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战神的“神”亦逐步弱化为“人”。在数世纪的沉淀之后，中西方在战神形象上有了进一步的共鸣，即强调人类的主观能动性，从而达到异曲同工之妙。

（一） 中方战神形象演变进程

在提倡以集体主义为核心的中方文化上，“项羽”这一单枪匹马的孤胆战神形象在新时期文学史上难寻踪迹，但英雄还是英雄，不过有了新变，而这种新变又是伴随着南线边界局部战争的硝烟而来。这一时期的英雄，他们虽然也在战场上冲锋陷阵、建功立业，成了新一代最可爱的人，但笼罩他们身上的光环没有了，代之而起的确实现实土壤里成长起来真正的人。当战神不神，并意味着他们开始向人回归。不再有一以敌百的神迹，和战无不胜的神话，他们几乎都有着一段坎坷不平的人生道路，有过迷惘、酸楚的生活磨难，也正是这种磨难磨砺出了他们坚韧的性格，以平凡的身份在不平凡的生活中显示了这一代英雄的品格和个性、精神和力量。

在新时期小说创作中，我们不难发现英雄开始大众化、平民化。如李存葆所著《高山下的花环》在烈火与血恨交织中为我们铸造了一组英雄浮雕。为人质朴忠厚的老实人梁三喜做出了抢救洒疆场的壮举；平日里贪图享乐怕吃苦的赵蒙生亲眼见证了战友的尸体后被激发了作为男人的血性与人格尊严；性格暴躁的大老粗雷军长却始终大义凛然之气。在

²⁵荷马，《伊利亚特》，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年版，第410页。

²⁶荷马，《伊利亚特》，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年版，第492页。

1999年迟子建所著的《伪满洲国》中，英雄甚至需要仰仗人民的力量来保护。2007年被搬上荧屏的《士兵突击》中塑造了“许三多”这一英雄形象，英雄在沦为“凡人”的同时甚至被丑化。这时期再无战神，涌现得是一批批“泯然众人矣”的英雄，再后来我们看到的是英雄正在被人们无情抛弃。大多作品再难寻英雄迹象，或回避或“杂化”。

中方的战神形象从人到神，再从神到人的回归，让我们在现当代文学的背景下看到“战神”作为文学审美对象的发展演变和不断充实丰富，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

（二）西方战神形象演变历程

不同于中方所提倡的集体主义，西方对个人主义英雄崇拜仍是热血沸腾，“战神”这一形象仍屹立不倒在西方人们心中。随着专制集权的不断加强与和战争活动的相对减少，火药的兴起取代了人类蛮力的横行，西方人引起为傲的尚武精神则逐渐消失。战神的战斗光芒逐渐黯淡，转向精神理想世界。在中世纪的舞台上涌现了一大波骑士文学与英雄史诗，展现了为被压迫者牺牲全部力量慷慨勇敢的骑士精神。18世纪西方兴起启蒙运动，战神从这一刻起完全走下神坛，完成了个人主义到人文主义的转变，他们不再仅仅崇尚荣誉更多是关怀自由平等和自我价值的实现。歌德的“浮士德精神”不仅是启蒙运动的艺术总结，更是这一时期的战神形象代表——以满足个人欲望为出发点，不断追求人生价值的意义的进取精神。从古代文学中的人神之子阿基琉斯到现代文学中涌现出的“硬汉形象”海明威。在西方影视文化中，人们对个人力量的进一步追求，将注意力转向了“超能力”，并将“超人”搬上银屏，超凡如《阿凡达》、《指环王》、《金刚》、《蜘蛛侠》、《哈利·波特》等作品，风靡市场，为大众喜爱。

西方的战神形象是一个不断向人性回归的过程，其本质还是对个人力量肯定的延续。

结语

无论是中西战神性情特质的比较，还是其悲剧缘由的分析，抑或形象的演变，无不折射出中西方文化与文明的差异，“战神”作为一类带有鲜明个性的人物，始终具有独特的社会意义。

同样是战神，孤立无援的军事家项羽无论再怎么神勇无双，是赢不了坐拥天下谋士且深得百姓爱戴的政治家刘邦，中方向我们揭示了依仗个人力量是无法取得绝对胜利的道理。阿基琉斯却能一人之力主宰了整个战场，西方强调了人的力量之伟大。此外，在《项羽本纪》中我们不难发现，司马迁充分肯定了项羽的丰功伟绩，并以“乌江自刎”的结局弱化了他性格中的缺点来玉成他仁义美名，极力于塑造人中战神的完美形象。而在《伊利亚特》中，荷马则充分肯定了阿基琉斯的个人英雄主义，阿基琉斯虽为人神结合之子，但其血液里的人性缺点，作者并没有加以美化掩饰，反因其人性之美而高贵。将《项羽本纪》和《伊利亚特》中的战神形象置于同一环境下比较研究时，我们发现经过历史的沉淀，人类文明的进步，中西方文化的不断交融、碰撞，两方都赋予“战神”更多的人性，旨在强调人类的主观能动性。在中国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里，从先秦儒家的人伦观到当代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中方战神始终与“集体主义”的标签紧紧绑定。在西方的文明进程中，始终高举“释放人性”、“自由民主”的旗帜。他们的战神，虽有“救世”之心，其本质还是实现个人抱负，倡导个人力量的伟大。

项羽和阿基琉斯两位战神所体现精神内涵和行为模式恰恰是各自文化孕育的产物，这一形象的演变同时折射出了当代文明的发展变化。本文将“战神”形象置于中西文化背景

下，通过比较研究，发现“集体与个人”观念的差异，为当代比较文学研究提供新资料、拓展新思路。

参考文献

- [1] 司马迁. 于童萌译. 史记·本纪[M]. 北京: 中国纺织出版社, 2007.
- [2] 荷马. 陈中梅. 伊利亚特[M]. 北京: 燕山出版社, 1999.
- [3] 孙武, 《孙子兵法》[M]. 中国画报出版社, 2003.
- [4] 丁帆. 许志英. 中国新时期小说主潮(下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2.
- [5] 刘小枫. 陈少明. 荷马史诗的道德本质[M]. 华夏出版社, 2010年.
- [6] 殷茜. 《三国演义》与《荷马史诗》比较研究[J]. 陕西理工学院学报, 2011(03): 67-70.
- [2] 刘飞. 认识你自己: 西方历史中的人(八)[J]. 复旦公众史学, 2010(11): 56-69.
- [3] 罗燕玲. 项羽与阿喀琉斯的异同分析. [J]. 文学教育, 2019(07): 89-93.

致 谢

搁笔成稿, 从大雪到立夏, 时经五月有余的打磨, 终于从战神的旧梦里缓缓醒来。梦里有项羽的戟与铁剑撞上阿基琉斯的长矛, 咣当一声, 又如裂帛, 一寸寸撕开中西文学的厚重华裳。

和我的指导老师马越结缘于做助班的九月, 感怀缘分, 又将我们再次牵连。在此, 感谢马越老师的信任, 使我得以扬帆在中西比较文学的浩瀚大海中窥这冰山一角。谢谢她的点拨, 让我带着战神一往无前的韧性与战斗精神不拘于时空, 直指现当代文学。

这期间, 四稿修订, 几度沉浮。从初期选题到最终定稿, 马越老师都在全程跟踪指导, 并且还替我搜集论文所需资料。在撰写第三部分中, 由马越老师所借的丁帆教授主编的《中国新时期小说主潮(下卷)》为我论文拓展思路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此外, 我感谢人文学院的所有老师, 当然还有我远在行政楼班主任的知遇之恩。这些年课堂时光, 不忘王瑞成老师的诲人不倦、王琦老师的沉稳细致、方婕老师的灵动变通、丁旻老师的温润可亲、李雪兰老师的一丝不苟、徐文雷老师的默默奉献、陆学松老师的安之若素、梁银辉老师的别出心裁、夏雷老师的学识渊博和赵后安老师的平易近人、还有柏莹老师的春风化雨……在教育的岗位上, 他们闪烁着自己的无限光芒, 无愧为战神英雄。

最后, 谢谢我大学期间素未蒙面的男朋友, 得以让我好好写论文, 我爱我心无旁骛。

凝望着这铅字九千, 我终于在此刻彻底意识到属于我的求学生涯即将暂告一段落, 但我坚信这只是暂定的别离。无论将来行至何方在它乡, 想求学, 想读书的初心一直涌动在我的胸膛。因为我心里也住着一个战神, 他所向披靡, 他一往无前, 他告诉我道阻且长, 他告诉我要回来。